

# 回首菊壇四十年

顧正秋

## 耳濡目染想跳上臺

上海「大中」小學裏，丁蘭葆三字是赫赫有名的，她儘管算術稍差一點，但對歌唱表演，好像具備了與生俱來的細胞，學校裏只要有要人參觀或開懇親會，丁小妹總是最耀眼的人物，直到有一天放學時，看見另一張招生廣告而離開小學為止。

我媽媽姓吳，她最好的手帕交顧太太對我喜歡得不得了，一定要認我作乾女兒，並將蘭葆改名小秋。民國二十八年我去投考上海戲劇學校時，半阿姨半老師的吳繼蘭女士替我作主，用「顧小秋」的名字去報考。發榜那天，劇校外牆上貼了一張大榜，上面密密麻麻有一百六十多個名字，最前面的第一名就是顧小秋。根據學校規定，學生以「正」字排行，於是，入學後的正式學名就叫「顧正秋」。

我原籍南京，三歲失怙，孤兒寡母在老家得不到族人的照顧，於是母親帶着三個幼女，到上海投靠外祖母。那時有個唱戲的高百歲，帶着文武場面、衣箱行頭住在我外祖母家，家中來來往

往的不是唱戲的，就是愛戲的，耳濡目染，就迷上了看戲；差不多每晚都去「大世界」看連臺本戲「狸貓換太子」、「西遊記」，到天蟾大舞臺看「歐陽德」、「七劍十三俠」。那時，上海戲班子中常講究三個武生同掛頭牌，他們爲了在臺上各別苗頭，自然紛紛展露絕活，有在兵刃上變花樣的，有在功夫上盡情賣弄的，到了臺上一個賽過一個。像高雪樵、小王桂卿、小小王桂卿等，在臺上翻撲跌打，火熾熱門，並常在戲中扮演鋤奸救弱大快人心的俠士英雄，使臺下看戲的我這個小女孩潛意識裏就有想跳上臺表演的慾望。後來進了劇校，雖然老師愛惜我天賦佳喉，怕練功練「橫」了，不要我多動武戲，但爲了一償幼小時的宿願，初期實習上臺，全校近百人排演「英雄義排山」時，我偏要硬湊一角。

「好鮮哦！」同學們各按位置在舞臺站好，大幕拉開各自報名，我總是好得意的唸道：「母大蟲顧大嫂！」每次臺下總是哄堂大笑！

## 七歲已會唱兩齣戲

我在未進學校前，七歲時就會唱兩齣戲了，

那是吳繼蘭阿姨教的。乾媽除帶我在上海看戲之外，還遠到寧波看吳繼蘭演全本「棒打薄情郎」。看完戲的第二天早上，我就找了一條花綢手絹，扭扭捏捏尖着嗓子唸：「奴家年二八，生長在貧家，綠窗春寂寞，空負貌如花！」唸完把綢子朝天上一丟，再用小手一撥，把吳阿姨看得大喜，一把摟住說：「送格小囡交關好白相，阿拉教教伊看看！」暑假裏學會了金玉奴和刺湯，這就是我學戲的第一步。與別人有別的是，人家要磕頭、拜師、記詞、學腔，啓蒙戲都是什麼女起解、武家坡等的「大路活」，而我一開始就與衆不同，連唱帶做上胡琴，都在自己家裏。八歲時，又在賑災廣播點唱會上，大大的出了一次風頭。主辦人是黃金大戲院經理孫蘭亭，他想小囡子在電臺播唱，真是一記好噱頭。爲此我忙忙着催裁縫師父趕製了一套「行頭」，那時可惜沒有電視，祇有少數現場觀眾看到，我穿一件粉紅色襯衫，半捲着袖子，下面一條銀灰色背帶長褲，挺時髦的，麥克風太高了，又調整不下來，只好搬只空箱子，讓我墊着站，一時興奮過度，把中間兩句腔，唱過去，再唱回來，唱了兩遍，可是孫伯伯

事後告訴我：「好些叔叔阿姨打電話到電臺誇得不得了！」進了劇校，同學們從「咿！啊！」開始練習的時候，我就已經超越她們多多，所以一年後就能脫穎而出，得到校方加意栽培，實在是非常幸運的！

### 上天特造旦角材料

在校六年，大小演出七百多次，平常基本練習，女孩都要練：跑圓場、支躡、下腰、耗腿、耗山膀、臥魚、耍盤、舞綢、烏龍紋柱、屁股座子、走分水、打脚尖、快槍、扔鞭、踢槍、鞭對鞭等；但最重要的還是要「唱」得好。

進學校沒多久，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硯秋到我們學校參觀，對我說了幾句評語：「這孩子是上天特別造就的旦角材料，嗓子寬而有磁音，學什麼有什麼，好好加以培植，前途是不可限量的。」劇校創辦人安徽籍的企業家許曉初先生，把這些話牢記在心，只要有京朝大角到上海公演，就特別帶我去看，觀摩之不足，再專程到這些名角的住處去請益。

我先跟趙桐珊（芙蓉草）老師學樊江關的薛金蓮，趙先生對每句京白口白的抑揚頓挫，語音上的感情，都要求極嚴，「姑嫂比劍」那場身段和劍套子，也是教了又教，排了又排。跟魏蓮芳學「別姬」，每天下午四點多，去他住的旅館抄詞、說腔，指示注意文戲場面特別該配合的地方；跑圓場和舞劍就到中國戲院臺上去練，由上場，順劍肘後，右手捏劍訣，左手雲手運劍，一個蹲身亮像，手的角度，腳的部位，面部表情，眼

的神采，處處講究。後來拜了梅蘭芳老師，又得到他的親自指點，減去些從「二六」到「一夜深沉」之間重複的身段，使這套舞劍更形完美！

### 心折張師獨到功夫

民國二十二年，張君秋在中國大戲院演「漢明妃」，當時他班底不够，「出塞」一場的跑竹馬，由劇校派了三十幾個身材一般高的男同學去義務助陣，條件是要他把這齣戲教給劇校。我對張君秋的樣子、唱腔原即極為心儀，沒想到馬上就要跟他學戲，頭天晚上興奮得睡不着覺。第二天，學校請關鴻賓老師帶我去，張老師的身材纖細修長，男人氣概略遜於女性嫵媚，人極文靜和藹，我先向他的琴師李義山請抄戲詞，排身段、吊腔；學會後再由張老師從頭重理，着重於氣口的變換，身段的美化，情感的控制。老師教得仔細，學生學得認真，後來我在永樂公演的那段日子，常排新戲，多少是受了張老師的影響。我對他在創造新腔上的獨到功夫，最為心折了。

接着就去學開「黃腔」，黃桂秋先生做人和藝術是沒話說的，只因他扮像不够美，戲運不太佳，但一齣小戲「春秋配」經他一唱，那種獨有的韻味，是任何人模倣不來的。我和黃先生都住在法租界，每天走路去學戲，一路上旁若無人地唱着去，唱着回，晚上臨上床還哼個沒完。第二天一睜眼，就是：「蒙君子致殷勤再三問話，：：：我自認够認真的了，但只學到黃先生一部份脆生生的音，而那種嫵媚的、柔柔的、嗲嗲的、膩膩的純媚音色，是怎樣也學不到家的。後來又

學了全本「硃痕記」，全本「雙官誥」，本來還要學「蝴蝶媒」，這齣戲要當場作畫，但我那時整天和言慧珠玩在一起，心都野了，想想學畫沒多大意思，怎麼也畫不到黃先生那麼好，所以那樣一齣好戲，我居然沒學，現在想起來後悔莫及。一個人如果沉迷玩樂，那真可怕極了，那種陷阱會毀了你一輩子，幸好祖師爺保佑，我當機立斷，疏遠了外界誘惑，不然也不會有今天的我了。

### 化入戲中渾然忘我

三十三年，我貼演白蛇傳，由降香起，到祭塔止，金山寺的崑曲部份，是鄭傳鑑、朱傳茗兩位先生說的，祭塔全是張君秋的路子。那天，聽說梅先生要來，唱得特別「卯上」。過兩天，校方全力促成我拜在梅蘭芳先生門下，記得拜師那天，梅蘭芳老師含笑對我說：「很難得啦！小小年紀，在臺上不慌不忙，很有角兒氣度，以後多用功，好好利用這條好嗓子！」其實真正跟梅師「學」到的並不多，但那陣子每晚看他演戲，倒是收穫不少！畢業後，由於梅師的關係，拜了譚富英先生為義父，同時也第一次和這位名角配戲。後來陸續和馬連良、紀玉良、李宗義、胡少安、關正明、程正泰都合作過。和譚乾爹配戲，因有父女之份，在臺上扮夫妻也罷，別的也罷，我總以晚輩孩子自居。論唱倒是兩條好嗓子，受聽得很，但可觀性可能不高。馬連良先生曾指點過我梅龍鎮，我雖受益良多，但合作次數太少，可說沒什麼默契；和紀玉良、李宗義頂多合演個把兩個月，人都還相處得有幾分客氣，臺上拘束得

很，難以發揮。唯獨胡少安和我合作，在臺上彼此都可盡情配合，胡少安雖不是我的同學，但他很會「逗」，他眼神、臉上都是戲，我倆年齡相若，在私下談談笑笑，排戲時相互切磋，到了臺上就化入戲中，渾然忘我，對口互啃，六親不認，常使得觀眾如醉如癡，滿堂爆采。

畢業前，我這個「南京大蘿蔔」，曾回「蘿蔔坑」演過一陣戲，成績不錯；畢業後，又三度在南京演出，兩次到青島，每次實座成績和口碑都非常好。值得一提的是民國三十六年深秋，第一次到青島，得到王克圖先生給我操琴；我因出身劇校，戲是由各派名師親授，每齣戲唱腔路子都不同。克圖和我乍一合作，爲了求好，差不多每天上午十一點就開始對戲、對腔。他耳音、手音之好自然沒話說，但更重要的是他聰明絕頂，頭腦清楚，又肯下功夫。武場方面，在永樂和我一直合作得很愉快的，臺上玩意數一數二的侯佑宗先生，他戲熟，眼尖手快，鑼子下得準。上臺演戲，唱腔既需要好胡琴襯托，身段更需好鑼鼓配合，所以一個演員的成功——尤其像平劇這種

綜合藝術，其中任一部門若不是第一流的，其效果就絕對不會是第一流。

### 和老戰友始終合作

三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，我來到臺北，在那破破爛爛，與今日的國軍文藝中心有天淵之別，永樂戲院登臺，一口氣就唱了五年。一千多次的演出，儘管環境差、生活苦，大夥兒却都同心協力，筆路藍縷，爲國劇在臺灣打開了局面，到今天回顧，到底也算紮下了一點根基。我的琴、鼓，三十年來一直維持一流的聲譽；同臺合作過的名角中，少安至今仍是鬚生一行的中流砥柱，現在全心全力推動電視國劇，藉螢光幕將這最珍貴的傳統藝術傳播到每一個家庭，可說是文化復興的戰士。（周）正榮、（李）金棠，更早已獨當一面，卓然成名，臺灣菊壇四大鬚生中，祇有哈元章先生很遺憾未得機會共事，其他三位都和我有長期的友誼，不能不說是我的幸遇。美芬（張正芬）是我同期同學，更是至交密友，我們同班學藝，同臺演出；幕前幕後對我的幫助，真難以說

盡。她在菊壇且行青黃不接的緊要關頭，毅然挑起承先啓後的重任，擔綱挑樑近二十年之久，實令我這早退者敬佩而又慚愧。又如文武大面高德松，至今仍是「一淨難求」的佼佼者。小生夥伴劉玉麟，一柱擎天似的，到現在還找不到接棒人。而（周）金福、（于）金驊這兩位戲中甘草，「玩藝兒」更沒話說，他們的學生也有不錯的，但要趕上老師的造詣，恐怕還很難。

我雖自舞臺隱退多年，足以告慰的是當年並肩作「戰」的夥伴，多半都還堅守着自己的崗位，並且仍都扮演着主要角色。很幸運的，我最近可能獲得一個寶貴的機會，和這些老戰友們再度合作，爲祝賀國家新領導者就職，貢獻出自己荒疏已久的劇藝。和愛護我們的老觀眾相聚，更歡迎新的一代參加，共同切磋。事業雖有退休，藝術永不放棄；不論在臺上與否，我是一名永不退役的「國劇人」；當我踏出「上場門」的第一步時，國劇就已與我熔爲一體，永遠不會分離！（一九七六年作）（摘自顧正秋的藝術，小標題爲編者所加。）

## 中外文庫 之四十一 貴州政壇憶往

何 輯 五 著

定價台幣壹佰陸拾元

要目：貴山富水憶舊痕，清廉可風的劉顯世都督，護國討袁幕後人物王伯羣與王文華，顧祝同與西南軍政，追憶吳鼎昌主席，我對楊森將軍的認識，追念谷大哥正倫等散文多篇，另有關於貴州水資源，金屬礦產等論文多篇，篇篇可讀，更富史料價值，全書四百餘頁，穿線平裝，定價壹佰陸拾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